

哭晓苏

编者按

1月5日,著名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晓苏不幸在武汉因病逝世。消息传来,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沉痛悼念。以下是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湖北省作协原副主席刘川鄂撰写的纪念文章。

□ 刘川鄂

一直在暗暗祈祷这一天不要到来,一直暗暗祈祷这一天晚一点到来……但是这一天,2026年的第5天,终于来了,你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个噩耗,像一块巨石,重重地砸在了所有爱你的人的身上。

这些年来,你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带着几分不甘,也带着一点绝望。每次见面,看到你蹒跚的步履、苍白的脸色、有气无力地说话,总有几分担忧。好几次有活动约你或者约你搞活动,你总是抱歉地请假,虽然用的是文字而不是语音,但都能够感到你的有气无力,纠结挣扎。不是在吃药,就是在买药;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这是一种怎样的折磨呀,可这就是你近年来的常态。可是你常常还有佳作问世。为了文学,你真是太拼了。

我们一直在暗暗替你担忧,同时又期待现代医学发生奇迹。但是,非常非常可恶,奇迹没有在你身上发生。你扛不住了,扛不过去了。这一天,这个寒冷的冬日,你长眠了。长眠在武汉,长眠在保康的油菜坡。

我两年龄接近,工作相似,上世纪80年代初你还我的老家湖北建始师范支过教。90年代初相识以来,我们同在高校任教,同在湖北的文学圈子里活跃,同在省作家协会担任兼职副主席,同在省政府参事室担任参事。我做副主席比你早一届,你担任参事比我早一年,因公因私,我们都有很多的见面机会。虽然两个人私聊的机会比较少,但谈的都是知根知底的贴心话。专业相同,三观一

致,无话不谈,相得益彰,审美交往,从不设防。

收到了我寄赠的《张爱玲传》后,你俏皮地回微信说:“我喜欢张爱玲,更喜欢你!”你宣称我是你喜欢的评论家,说“我喜欢你做研究的趣味”,“喜欢文学评论家刘川鄂先生的实话实说”。我回应:“不论是在菜市场还是在做鞋,我们两个都是臭味相投。希望一直投下去。”在文坛,真真正正能够做到无话不谈者有几对?

在我担任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时候,多次邀请你担任湖北新青年小说赛评委,工作量大报酬低,你毫无怨言,全情投入。2016年11月,聘请你和李修文、曹军庆、谢络绎为驻校作家,在武汉地区高校史上,我们是最早设置驻校作家的院校。你们慨然应允,多次来学院传经送宝。沙湖之秋同时入驻四大文学名家,成为大学的一段佳话,也是我们友情的见证。当然,这不是私情,而是满满的文学情怀。

我朋友圈里,发过我在湖北大学文学院2019届本科毕业生就业合影前的即兴演讲,这是我三十年教书生涯之凝练,送给中文人。我的精华见解是:中文人活过、写过、爱过!立业方有尊严,上进而不冒进。平实但不平庸,成熟而不庸俗。宽和而有个性、乐观面对人生。充实自信、热爱生活。眼里有美,心中有爱!你高度赞赏,引为知音。将演讲稿转发在你主编的刊物《文学教育》上,使之得到更多的回应。我为你的作品写的评论,在《文艺报》刊出。我特别赞赏你关于“文学既要有意思又要有意义”的精彩而别致的概括。你主张写“有意思”的小说,意即“从情调和趣味出发的,它不求宏大,也不求深刻,或者说,它不怎么重视意义的建构,只求渲染一种情调,传达一种趣味”。关注被正统历史和主流社会所有意或无意忽略与遮蔽的存在,直面人之本性与人性的弱点,将陌生感寓于接地气、自由活泼的生活经验与民间风味中,“彰显出感性生命的无限丰富性与多种可能性”。当然我也曾经指出过你某些作品的某些缺憾,比如有时候重“意思”胜过了重“意

义”。我敢于当面对你说,就是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你也把我的话视为诤言,说是千金难买。

其实我有两次能够成为你同事的机会。本世纪初,我差点转到你所任职的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了。又过了几年,我已经到贵校体检过了,院里大会都已经公布了,可是最终我还是因为懒不愿意动,怕折腾,失去了成为你同一个俱乐部会员的宝贵机会。当然也只有你会告诉我,不是所有的看起来是朋友的人希望我转会的。

你不仅是一个好老师、好作家,还是一个好编辑。你在桂子山主持的《语文教学与研究》最初的行业评价远落后于沙湖边的《中学语文》,但是在你的悉心操持下,很快后来居上。2016年4月,华中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你担任主任,在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广泛阅读,自由表达”的语文教育理念,得到你和时任文学院院长王泽龙教授的高度肯定。我曾经向你请教办好中学语文类刊物的方法,你把你的压箱底的秘诀都告诉我了。可是我太矜持没有敢操作,辜负了你一番好心。如果不是真朋友、不设防的朋友,怎么会跟我如此交心?这份友情我当然会永远压在箱底。

因为有共同的工作和爱好,我们也曾经有一个微信小群,你是首任群主。但是那个群很快就不见了,后来你又恢复建群,当时我们正住在武昌欢乐大道的一个宾馆里面,你嘱我取个群名,于是我应景地取了个名字叫欢乐谷。这是几个男人、几个教授的小家、小沙龙。我们在群里谈工作,谈文学,开玩笑。有时很热闹,有时也很冷清。大多数的时间,有你参加对话,就会热闹一点。如果你没有加入,就会冷静很多,你是我们群里的魂。渐渐地,你的发言少了,渐渐地,就只有你请假的告知短信,偶尔你也发一张正在打针吃药的照片,我们看着心痛。

去年9月,我和曹军庆到医院看你。多日不见,你更加消瘦了,说话细若游丝。谈到病

中的你近几年发表的作品高质高产,每每看到你的作品出笼,既佩服又心疼……你拖腔拖调地说大都是存货,其实也有几篇新作。想跟你多待一会儿,但是你太吃力了,不忍心消耗你的体力。也想经常来看你,但看着你伤感的眼神,又怕给你更多的刺激。

小我几个月的你,这些年饱受病痛折磨。每次都替你的健康担忧,你每次回应希望大家保重珍重。你走得太早了,熟悉你的朋友都很难过。你曾经许诺过要给文坛大姐讲很多段子给她听,但是疫情之后,你们就没有见过面。现在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听你讲段子了。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李建华称你是湖北文坛人缘最好的作家之一,我完全同意他的判断。在圈子里,你别具一格的短篇小说和谈中出奇的笑话段子,是你的全部存在。他称你为好作家、好教授、好主编、好兄长,这四个“好”就是你的墓志铭。

我第一时间把不幸的消息告诉了省作家协会主席李修文。他高度评价说你是湖北文坛几十年来特别有代表性的作家,“年轮式的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文坛非常重要的作家。这应该得到文坛公认,当之无愧,实至名归。他还告诉我,让人痛心的是,你最新的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月底就要出版,但是你再也看不到了。在人文社出书是你的一个夙愿,就让它当作枕头,伴你永驻油菜坡吧。

晓苏你走了,英年早逝这个词太轻飘飘。昨天从我们小群里得到这个噩耗时,内心沉入万丈深渊,欢乐谷再无欢乐。我把这个噩耗发给数位我们两个共同的朋友,在语音输入的时候,带着热泪,带着哭腔,难以输出完整的句子。你的年轮停留在64岁,但你的作品和你的笑容永远在这个世界闪光。

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我要为你哭,忍不住为你哭。哭你盛年遗憾,更好的作品没有来得及写出来;哭你妻女失亲,华大家园再也看不到你端庄斯文的身影;哭湖北文坛,失去了一位才华与人品俱佳的健将;哭欢乐小谷,再也听不见你欢快的愤怒的幽默的声音……

蜡梅凌寒斗香来

□ 蒋志华

元月二日,我们相约去南漳县岗垭镇报信坡。这次不是去看杜鹃花,而是去看蜡梅花。坡主吴华说蜡梅花栽有一大片,有两三年了。

元旦落的雪,给这个山野披上了冬日盛装。走进蜡梅岭,万籁俱寂,暗香浮动,这片澄澈如蜜蜡的金黄,便成了天地间最美的诗境。

走近细看,那花形虽娇小,质地却凝厚温润。眼前的蜡梅都算不上高大,却生得劲道。深褐色的枝丫虬曲如手臂,向空中舒展有力。没有叶子的衬托,光溜溜的枝干上缀满了鹅黄色的花骨朵儿,密密匝匝。初开的花,花瓣微卷,像熟睡的婴儿攥紧的小拳头。盛开的花,薄如蝉翼,嫩似凝脂,大约五片花瓣浅铺展开。

相中一朵花,我们几个拍过来、照过去。吴华告诉我们,他引进了素心蜡梅、馨口蜡梅这两种他喜爱的蜡梅品种。素心蜡梅的花瓣是纯净的金黄色,没有一丝杂色,格外素雅,花瓣呈椭圆形,香气清新;馨口蜡梅的花朵就像古乐器磬一样,花口张开得很大,花瓣颜色比素心稍深,是深金黄色,花心部分呈紫色或紫红色,香气比素心更醇厚浓烈。

我们边听,边赏,边拍照,边比较,似乎从看热闹的变成了懂了点“门道”的人。蜡梅属蜡梅科,梅花属蔷薇科,一为灌木,一为乔木。蜡梅的花以蜡黄为主,花期较早,一般十一月开,比梅花早一个把月。

原来蜡梅非梅,更不是腊月之梅的“腊梅”。南宋范成大在《范村梅谱》曾言:“蜡梅本非梅类,以其与梅同时,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蜡,故名蜡梅。”它不是梅,却与梅有不解之缘,同历严寒,共沐霜雪,香韵里带着几分梅的清冽,又多了一丝独有的醇厚。它的香,不似牡丹的馥郁,不若玫瑰的甜腻,它是带一点冷意的幽芳,丝丝缕缕若有若无。靠上去,那香气便漫进鼻腔,沁入心脾,连呼吸都变得清爽起来。

想起南宋诗人陈与义的“一花香十里,更值满枝开。承恩不在貌,谁敢斗香来?”这也许是对蜡梅最贴切的赞誉。无独有偶,宋代著名诗人潘良贵《蜡梅三绝》这样写道:“但评人物尚雌黄,草木何妨定短长。试问清芳谁第一,蜡梅花冠百花香。”他直赞蜡梅香气冠绝群芳,为冬日清雅之首。

苏东坡笔下的蜡梅,则别有一番风骨:“天工点酥作梅花,此有蜡梅禅老家。蜜蜂采花作黄蜡,取蜡为花亦其物。”诗人自认为是一位懂蜡梅、如参禅般的老者。花酿蜡,蜡似花,好像蜡梅带着禅意的清幽。你看这枝头,有怒放的花,有半开的花,还有含苞待放的花,都蓄着一冬的力,藏着一冬的香。它不与桃李争春,不与芍药竞艳,在属于万物凋零的隆冬,安静而自信地绽放。这风骨,恰是蜡梅最动人的地方。

赏梅之趣,一半在色香,一半在心事。我读过当代作家汪曾祺写的《腊梅花》,通过对自家后园蜡梅的记忆,表达对家乡的思念以及对童年往事的留恋。他回忆曾祖父在世时种的四棵很大的腊梅,花心为紫褐色,即“檀心馨口”,说蜡梅有两种,一种是檀心,一种是白心。

这一天阳光不大,微风起,幽幽暗香来。这一棵蜡梅,从此萦绕在报信坡的每一个冬天,萦绕在每一个寻梅、探梅、爱梅之人的心间……

黄州烧梅一味千年

□ 洪略恺

黄州烧梅一出笼,恰似梅香飞作雪。热气腾腾一散,真容破雾而出。她腰身收拢出石榴般的皱褶,皮肤白哲透光。顶端那一抹朱红,恰似美人眉心的朱砂痣,平添一份俏丽与喜庆。圆溜溜的肚内藏着“三宝”馅心,氤氲的蒸汽里,是一笼笼烧梅的暖香,那是从千年市井烟火中走来的美人胚,活色生香……

晨曦,黄州古城在《寒食帖》的墨香中苏醒,那暖香的烧梅倾醉了一座城。烧梅顶端,点上朱砂红点,好似东坡笔下“一点樱桃红绛唇”的灵性。顶端似梅花,下端似石榴,寓意“梅呈五福,榴结百子”。黄州百姓每逢家中大喜,逢年过节,烧梅都是宴席中的压轴美味。

翻开黄州这部厚重的典籍,会读到遗爱湖的月光、东坡先生的诗词,也会在一缕穿透时空的袅袅炊烟里,遇见一枚名为烧梅的“活化石”。

烧梅起源于苏东坡与丰收酒的传说。北宋时,苏东坡被贬黄州,躬耕于东坡。那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东坡先生大喜,按习俗摆“丰收酒”庆贺。他请邻居潘彦明主勺,潘彦明拿出绝活,端出一盘顶端点红、形似石榴花的特色小吃,苏东坡将一抔胡须,品尝后如获至宝,大加赞赏,问其菜名,答曰:烧梅。此后,这道点心名噪一时,相传至今,成为黄州美食三绝之一。

相传明清时,黄州考棚街是鄂东八县科举考试中心,府试、院试皆在此举行。每逢科考,各县考生两万多人汇聚黄州。因烧梅上端红冠一点象征“红顶子”,寓意金榜题名,于是每次科考之日,考生们都会争相购买烧梅,图个吉利,烧梅因此风靡一时,黄州满城祥瑞。

每日清晨,街头火炉正旺,香气弥漫,蒸笼一掀,“梅美人儿”似温暖的吉祥物新鲜出炉。嗨!那个吞云吐雾,热气腾腾的场景,实在是令人陶醉。

黄州烧梅也在不断创新。非遗传承人蔡仁珊(已故)、邹佑元、胡友志师傅用创新之法,将馅料加入白馒头、白糖、冰糖,黑芝麻炒热打碎,以神来双手揉捏,出锅后如获至宝,大加赞赏,问其菜名,答曰:烧梅。此后,这道点心名噪一时,相传至今,成为黄州美食三绝之一。

让古籍故事“活”起来

——读《大秦小吏》

□ 毕志伦

五十年前,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横空出世,堪称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秦简犹如打开秦代社会的“时间胶囊”,不仅证明了中国早期中央集权国家治理的精密程度,更揭示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制度根基,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然而,由于年代太过久远,一千多枚、近四万字的睡虎地秦简,对于现代普通读者来讲,如同天书,艰涩难懂。如何破解这一难题,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刘俊明、张能敏、周毓麟三位孝感籍文化人另辟蹊径,尝试使用白话文,以小说的形式,生动形象展现睡虎地秦简。历时一年多携手创作,《大秦小吏》应运而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这部小说以睡虎地十一号墓主人“喜”为原型,巧用故事串联简牍,赋予古人鲜活血肉,成功架起了一座互通古今的桥梁。

这部作品呈现出诸多鲜明特征——让主题“鲜”起来。《大秦小吏》通过主人翁“喜”的经历,以及随葬竹简记录的内容,生动地展现了秦人的强国统一梦、法治社会梦、清正廉洁梦、生态环境梦、个人跃升梦。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能实现祖国统一;要想国家强大,必须健全法制;风清气正,才能实现国家的健康发展;青山绿水,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立足本职,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大秦小吏》通过恰当的文学表现手法,让这些主题变得鲜活起来。

让古人“嗨”起来。“喜”原本是秦朝南郡安陆县的一名基层司法官员、“转业军人”,在云梦睡虎地的棺槨中已沉睡了两千多年。出土竹简中直接记载“喜”生平的《编年记》,不过区区几百字。如何让这位秦朝的平凡先人“活”起来?小说巧妙地按照《编年记》记录的“喜”的生平脉络,精心塑造其人物形象。通过傅籍风波与青年担当、工地遇险与阴谋揭露、战场体验与成长挣扎、公正执法与人性考量、家人亲情与国家情怀交织等场景,一个个懵懵懂懂、充满朝气的邻家少年,一个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街道大叔就这样活脱脱地站在了读者面前,引领读者深切感悟“普通人更需要不普通的奋斗”这一深刻的人生道理。

让古籍“活”起来。小说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精心讲述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故事,设计了扣人心弦的情节,让秦简中的《秦律十八种》等核心内容变得易懂易记,真正实现了让古籍“活”起来——文学创作并非单纯的文字排列组合,更是创作者人文背景和精神逻辑的综合输出,更是创作者对所处环境、已有知识的深度解读与大胆再造。作者团队中,刘俊明是简牍文化守护者,周毓麟是秦简研究专家,张能敏是资深记者,周毓麟是才华横溢的业余作家,他们发挥各自特长,优势互补。这样的组合,无疑会增加作品的吸引力。

我早年曾在安陆县委和孝感地委工作多年。三位孝感籍文化人创作《大秦小吏》所展现出的时代敏感、敬业精神和民族情怀和家乡情结,令我感动。

回乡

□ 万晶琳

父亲把钓竿伸进老家的池塘
我摘路边野草,带回城里作一束插花
采十七枝青碧
是父亲离乡的年纪
两枝强韧,是父亲少年时插秧筑路的岁月
三枝伶仃,是父亲在老家凋零的血亲
一枝根深固,是父亲每年回乡的次數
七枝相顾不识,今天我与老家无言的七个小时
一共三十枝,父亲在那个轰鸣工厂的所有时光
我在父亲身边摘狗尾草
它的花语是孤独与坚忍

七绝一组·贺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

□ 牛东林

荆楚从来文脉长,云旗再举汇群芳。
汉皋鹤起调新羽,诗卷朝阳曜八荒。

□ 段维

五载光阴眨眼过,回思大致未蹉跎。
将来五载甘燃臂,付与诗坛温暖多。

□ 朱大修

荆楚诗盟鹤影翔,接天赋韵共江长。
兰台墨润春秋笔,一脉文光连汉唐。

诗歌

文艺谈

人世

□ 刘玉新

近距离见到叶梅老师,是在三峡大学智库学术报告厅。

叶梅老师进来的时候,穿着一件红色长羽绒衣,冬日的大厅顿时一暖。陪同的人热情地指引着叶梅老师的座位,但她并没急着落座,而是满脸笑容地同场中几位老熟人打着招呼。

叶梅老师落座后,不少人立即走到叶梅老师的座位前,拿出她2025年的新作《神女》和《三峡飞歌》请她签名题字。叶梅老师笑着——签名,并与大家合影。

叶梅老师出道后,不少小说《神女》首发式就是在巴东举行的。《神女》一经问世,就屡获好评,最近又荣获“中国小说学会2025年度好小说”长篇小说奖。这部小说创作历时十年,它以鄂西抗战为宏大背景,通过巴东船老大覃九河一家的命运,串联起1930年代至1945年间宜昌大转移、石牌保卫战等重大历史事件,生动展现了三峡地区人民的英勇抗争与不屈的民族精神。

我所知道的鄂西会战有两个战场,一是



《春暖化冰雪》(中国画) 谢止戈 作

西陵峡口遇见“神女”

长江石牌的江防要塞,一是恩施通往重庆的沿线山地。而与长江并行西进的一个重要战场,正好在我的故乡——高家堰,著名的“太史桥战役”就发生在这里。最近,火出圈的电影《得闲谨制》也是拍摄于高家堰,其峻峻的地貌地形,使得拍摄几乎不用太多道具。

叶梅老师以这样的宏阔背景写峡江,写抗战,自然有着极强的代入感。仔细想来,叶梅老师是把三峡情怀深深寄托在自己作品中,让人们在感受人物命运的同时,爱三峡,爱中国。

掌声响起,我看到叶梅老师步履轻盈地走到讲席前,此时她穿了一件带绒的天蓝色短上装,清雅中尽显干练。她讲课的语速是我喜欢的节奏,抑扬顿挫,声音不高也不低,富有磁性的女中音在大厅回响。重要的地方,她会稍稍停一下,给听者一点回味的空间。

她把讲座谦虚地称为“分享”,我们听起来感到特别亲切。越是大家,越是亲和,似乎成了一条真理。叶梅老师再一次让我们领略到了这种风采。她没拿讲稿,她的讲稿都在脑子里装着。几张PPT,也多是她的部

分作品封面。文字不多,常在关键处。

听课的时候,我就在想,巫山有个神女峰,叶梅老师写了一部《神女》,而此时的叶梅自己不也就是三峡“神女”么?

听完讲座,我有点收获最大。她在讲到作者与时代的关系时说,一定要把“小我”融进“大我”,也就是融进时代火热的潮流中,再回归到“小我”,即一个新的“小我”。如此,这个“小我”才有了社会价值和时代意义。

叶梅老师还讲到读书有“二法”,即跨界读、破圈读。在互动交流的时候,我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说我的跨界跨不了大界,但可以跨跨小界,比如我写散文和小说,也写报告文学,那就多读读诗歌和戏剧、哲学和法学。叶梅老师当即给予充分肯定。

讲座结束时,宜昌“金话筒”龚年淼教授声情并茂地诵读了《神女》选段。李炳元先生献上用了手写就的31万字400册书法长卷《神女》,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离开时,我带着满脸春色,走在南外校区的大学路上。此时从网上得知,《神女》又喜获湖北省首届屈原原文化奖,心里顿时升腾起一片温暖。